

黄万波 著

千山万水寻踪记

海洋出版社

千山万水寻踪记

黄万波著

海洋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87 号

内 容 简 介

著者叙述了三十多年来亲自参加的古人类的科学考察活动；介绍了人类演化中不同阶段的蓝田猿人、和县猿人、巫山猿人以及麒麟山智人的发现经过，从而帮助人们了解科学研究过程中思维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出一条成功之路。长江三峡 290 年前的长臂猿下颌骨的发现，揭开了三峡沿岸有无“啼猿”之谜。本书风格独特，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情节引人入胜，有如身临其境，一览祖国的锦绣山河之感。适合于青少年以及有志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工作者们阅读。对于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史学家也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史料。

责任编辑：马凤珍

千山万水寻踪记

黄万波 著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 字数：6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一版 199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3000

*

ISBN 7-5027-1799-4 Q·63 定价：2.60 元



本书著者生于1932年11月28日四川忠县新立乡。1954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第四纪委员会亚太地区地层分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中国洞穴协会理事等职。

自50年代起，他一直从事野外科学考察。由于他在考察中成绩显著，于1984年荣获首届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奖。在同行的通力协作下，相继发现了麒麟山智人头骨化石；蓝田猿人下颌骨化石和蓝田公王岭猿人头骨产地；长武智人牙齿化石；和县猿人遗址、巫山猿人遗址以及长江三峡大脚洞长臂猿下颌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陕西蓝田地区新生界》一书与合作者一起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撰写的科普著作有《从猿到人》、《洞穴世界》、《世界四大怪》等。



大庙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

前言

在50~60年代期间，我国广西和陕西先后发现了智人和猿人化石。此后，曾有些考古学爱好者问我：“这些珍贵的人类化石是怎样发现的？！是你走‘运’呢，还是有什么绝窍？！你能不能撰写出来，讓我们共享那发现的乐趣。”

说实在的，我可以写，因为有许多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在那时，我还不能写，原因是工作刚刚起步，见浅识少。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考察范围逐年扩大，对大自然的认识也不断提高。70年代初，在陕西长武发现了长武智人；70年代末在安徽和县发现了和县猿人；进入80年代，又在长江三峡发现了巫山猿人。接二连三的发现，使我增强了对工作的自信心和述说历史的责任感。

当我拿起笔要写这本《千山万水寻踪记》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已故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我来到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第二个年头（1955年），就随先生南下考察洞穴、北上调查黄土。同他相处的日日夜夜，受益匪浅。记得在一次谈起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时，他说：“古代有句名言，向天才学习的好办法不是重复他们的发现，而是努力去做出自己的新发现。这里还令我要表示感谢的，就是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他们对于我的每一次发现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忱指导，并企望我早一点把《千山万水寻踪记》写出来。

今天，终于完成了这本小书，在即将出版之时，尚有不能不说的几句话。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每项研究课题及外出考察，都得到了她的关怀和支持，使得我有机会饱览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风景名胜的娇美，唤醒了沉睡的化石宝藏；其次是四川、安徽、陕西、广西等地的文化部门，竭诚招待及种种便利；再有就是同仁友好的通力合作。没有他们，我相信绝不能获得今天的硕果。致此，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本小书奉献给他们。沈文龙、戴嘉生、陈信、侯晋封、李荣山为本书清绘插图，深表谢意。书中照片除注明摄影者外，大部分为作者所摄，少数照片的摄影者缺失记录，在此向这些无名摄影者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知识有限，书中一些见解和叙述，难免有不当和遗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黄万波
1991年于北京

目 录

第一回	南下探洞	(1)
一、良师的启迪	(1)
二、发现麒麟人	(3)
第二回	蓝田寻踪	(5)
一、涉足湖镇	(5)
二、留宿玉山村	(6)
三、迂迴陈家窝	(8)
四、发现蓝田人	(10)
第三回	和县追迹	(18)
一、前往陶店镇	(18)
二、龙潭思万千	(19)
三、推理得印证	(24)
四、发现和县人	(27)
第四回	峡谷问津	(34)
一、踏上处女地	(34)
二、“野人”考察获启示	(37)
三、长江更有望	(41)
四、三峡令人往	(43)
五、巧遇牟郎中	(49)

- 六、发现金钥匙 (53)
七、唤醒巫山人 (61)

- 第五回 “啼猿” 召唤 (67)**
一、意外的发现 (67)
二、两岸有猿声 (68)

第一回

南下探洞

一、良师的启迪

1955年冬至1956年春，我参加了由裴文中先生率领的广西洞穴考察队，考察喀斯特^①溶洞中的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

当我们乘坐的火车驶入广西境内的时候，虽然已是寒冬腊月，却满眼青翠。这时，我遥想北国的山川坪坝已是大雪纷飞，而眼前闪过的还是一派春的生机，林木挺秀，鲜花盛开。各种结构的房屋，在一簇簇的花海中显得非常光彩、和谐。湿润的微风伴随着香甜扑鼻的柑桔、菠萝，无处不流荡着清新的空气和柔和的色调，好一派广西风光。

记得那是1956年1月14日，一踏上红水河畔的隆合村的土地，立即以喜悦的心情领略那山明水秀的喀斯特地形。然而此行的目的是探洞。进村不久，前来观看的村民，操着壮话议论开了。“他们从哪里来？干什么的？”考察队里的一位壮族队员接过话题说：“我们是北京和南宁等地来的科学工作者，是来考察‘龙骨’的。”人群中一男子插话：“‘龙骨’，这里没有，

^① 喀斯特（Karst）是水对可溶性岩石，例如石灰岩进行以化学溶蚀作用为主的地质作用。喀斯特原来是南斯拉夫北部伊斯特里半岛的石灰岩高原的地名，当地称为Krs。由于这里的喀斯特现象首先被研究而得名。

你们到麒麟山去……。”

我们沿着村民指点的方向，走出隆合村，向西南不远，大约0.5公里，就到了麒麟山麓，这里有一座并不奇特的山峰，在山脚的地方有一个洞口，两旁生长着一些杂草和灌丛。乍看这个洞口向阳，似乎是很不平常的洞穴。一般来说，洞口向阳，洞外地势开阔，很可能发现人类活动的遗迹，例如石器和骨器等。但是，就此洞而言，一走进洞里，印象大变，洞室小、地面坎坷不平，洞壁上的堆积破烂不堪，构成了这个童话世界的凄凉景象。难怪，大部分考察队员一看而过，去寻找新的洞穴了。

那时候，虽说对洞穴考察感到新奇，但是要我独自钻洞，还不具备那种勇气和胆量，不得不随王存义先生结伴而行。

王老是一位野外科学考察经验十分丰富的高级技师。他一边点着腊烛，一边对我说：“古生物考察工作和其他科学工作一样，不能粗心大意。见到堆积层，就要认真观察、思考，一旦发现了可疑的骨片、石片等物，不可轻易放过，力求辨别出它的属性。”

这一指点，增添了我对洞穴考察工作的情趣，增强了我对科学事业的信念。我要公平地说：“良师的启迪使我在后来的野外科学考察活动中，诸如陕西蓝田、青藏高原、安徽和县以及长江三峡等研究课题，充实了自信心和历史使命感。”

麒麟山盖头洞是一个不大的岩洞，高出地面7米，洞口朝南，入口处很狭窄，高2.7米，纵深4.8米。在洞的尽头，前进方向的左侧，还有一支洞。我们借助微弱的烛光，沿着洞壁到了支洞一角。从洞中的零散的土块看，这里曾经被农民当作肥料挖掘过，在我们考察之前已挖走了近10立方米。

农民挖掘岩泥，一般是挖取土质松软的粘土或砂质粘土，

当他们遇到了由钙质胶结起来的坚硬的“钙板层”时，其挖掘工作便停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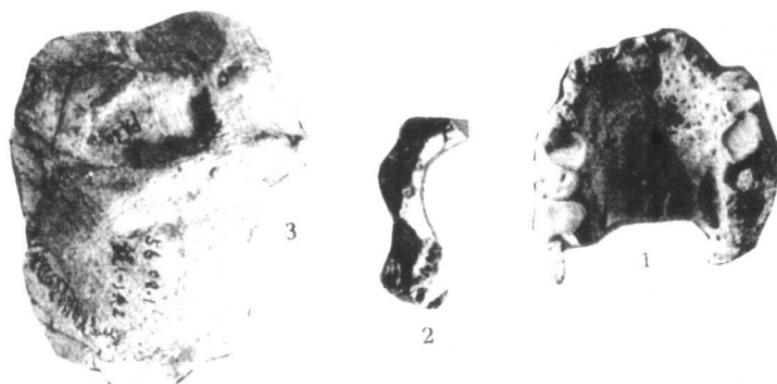
我一手掌烛，一手用地质锤轻轻地敲打着钙板下的土层。一块岩石剥离后，随即出现了一条白色的痕迹。这显然是骨骼的破裂面，从其形状来看，很像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在我急促的请求下，王老走了过来。

王老边看边说：“这不像是一般哺乳动物，像是人类化石，只有人的牙齿，才排列成马蹄形。快！快去把裴老、贾老请回来。”

我顾不得脚下乱石林立，跃出洞口，追赶早已远离盖头洞的考察队员……。

二、发现麒麟人

这件标本经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两位先生的鉴定，的确是人类化石，而且是人的头骨化石。材



麒麟山智人部分头骨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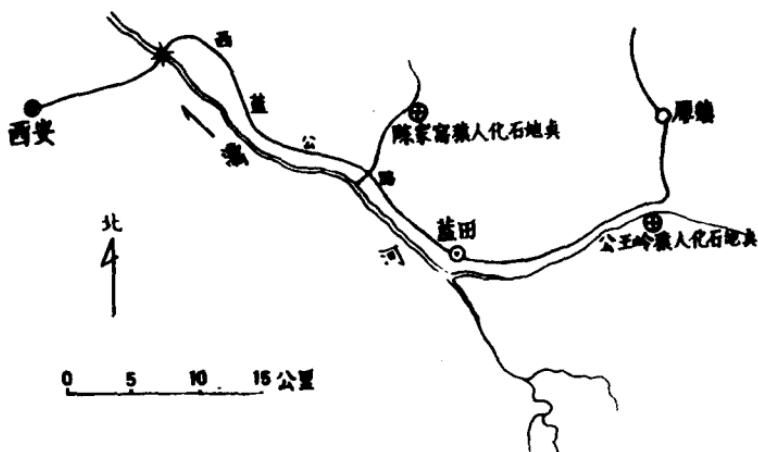
料比较破碎，仅保存有颅底部分。包括大部分上颌骨和腭骨，右侧的颧骨和大部分枕骨，但三者已不连续。上颌骨保留有右侧的三个臼齿和第三前臼齿，左侧的第一臼齿和第三、第四前臼齿，其余的牙齿已在生前脱落。

前边提到的盖头洞，是壮语译名，壮语叫“卡姆头洞”。洞内堆积物厚1.8米。上层堆积物颜色灰黄，层中含有石灰岩角砾，厚0.6米；下层是黄灰色亚粘土，不如上层紧密，厚1.2米。人类头骨化石发现在上层下部。与头骨化石同一层位出土的还有石器及猪、鹿等哺乳动物化石。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大约5万年前。

第二回 蓝田寻踪

一、涉足湖镇

本世纪50年代末（1958年），我国工程地质专家曾何清在陕西蓝田考察时，从灰白色的砂层里拾到了几块哺乳动物化石，后经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教授考证，确定是三趾马和鬣狗化石。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获得这一信息后，着手组织科学考察队，前往蓝田地区进行考察。



陕西蓝田地理位置图

考察队于1963年6月下旬出发，张玉萍任队长，队员有汤英俊、张宏、计宏祥、丁素因和我。我们此行的设想，除考察蓝田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外，重点放在寻找脊椎动物化石。依前人提供的线索，考察队首先来到泄湖镇。这是个不大的古镇，在蓝田县城西北，大约30公里。古镇作长方形，镇内外的土堆上，到处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及其他历史时期的文物。

从6月22日～6月30日，我们在泄湖镇一带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行程300多公里，绘制了10幅地质剖面图，采集了百余件哺乳动物化石。按考察日程，决定6月30日离开泄湖镇，前往同仁塬上的厚子镇。说来也巧，就在离开泄湖镇的前一天傍晚归途中，在陈家窝西南的黄土剖面上，拾到了几件哺乳动物化石，乍看起来，骨骼尚未石化，拿在手里，有如现代兽骨之感。但是，埋藏这些化石的黄土不像是次生的¹，有的骨片表面还粘附着坚实的黄土钙质层，这种异常的自然现象，使我对该化石地点的成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上，我向队长建议，我们能否在泄湖镇留住几日，那怕一天也好，以便对陈家窝化石地点作一试掘，看个究竟。但是，遭到了拒绝。不过她同意在离开蓝田县回北京之前，如果有时间，可以返回复查。

二、留宿玉山村

6月30日，我们乘长途汽车到了蓝田县城。一下车就住进了城关旅店，店面不大，条件一般，但旅客少，环境比较安静。不料，在这里两天阻雨。7月4日才启程至厚子镇。汽

¹ 次生黄土是由原生黄土经过风化剥蚀后的土壤，从新堆积起来的土层。

车急驶，过了赫家村，又突然雷声阵阵，电光闪闪，灰色的阴云迅疾地奔跑，一进玉山公社就下起瓢泼大雨。无奈，只好留宿玉山村。

7月5日，银灰色的云团散开了，坝河两岸的黄土高坡，新冲刷出来的黄土剖面清晰可辨，凭印象，这是个寻找动物化石的极好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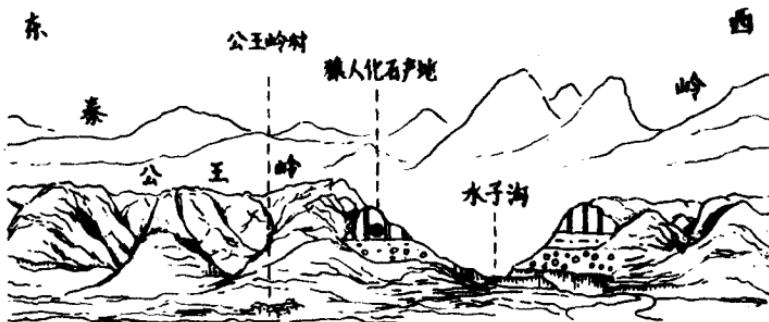
我走出村口，绕过农田，和几位乡民交谈，他们娓娓动听地讲述了玉山村盛产美玉的故事。看来，他们对我的来访是欢迎的，随即便把话题转到了“龙骨”上。我的话音刚落，一位中年男子边说边指点着坝河南岸，黄土坡下，叙述他当年在那里挖到过“龙骨”的情景。他还说，挖龙骨不能心急，必须耐心地挖才能获得像美玉般的“五花龙骨”（即古象的牙齿）。

乡民的话语，把我从泄湖镇陈家窝化石地点，引向了又一个古动物园……。

我和张宏结伴，过了坝河，涉过小溪，爬上了公王岭。站在岭上，一眼看数十里，气势雄伟极了。再往上，卵石临前，只好折回，踌躇良久，无计可施。忽然，发现在我们的右侧有一条狭长的冲沟。走近一看，被雨水冲出来的哺乳动物化石遍地皆是。面对这一情景，我们又惊又喜，不顾一切，跃入沟底，把这些珍贵的古生物遗骸拾了起来。其中最多的是马类和鹿类的牙齿，有几块扁平的东西，还可以拼在一起，从其形态判断，它是100万年前的大角鹿的一段眉枝。消息传到了玉山村，张玉萍、汤英俊等也来到了现场，共享发现的喜悦。

经过四天非正式的发掘，我们在公王岭采集哺乳动物化石两箱。哪知道，就是这两箱化石，居然引出了后面将要叙

述的蓝田猿人头骨的发现。



蓝田公王岭地形、地质素描图

结束了公王岭的调查和试掘工作，7月10日到了厚子镇。这里是黄土高原，海拔近千米。由于长期风化，水土流失严重，沟谷纵横，交通不便。然而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考察，每天都能发现化石，不仅如此，我们还找到了古人类文化遗物——石器。

三、迂迴陈家窝

7月14日，队长宣告蓝田新生代地层与古生物考察工作告一段落，经西安回北京。当晚，月光很好，又无一丝云彩，充满生机的沉寂，使人更加领略到黄土高原的特殊风情。我独自来到院外，也许是由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又想起泄湖镇陈家窝化石地点，是放弃，还是折回复查？经过再三考虑，我选择了后者。意见提出后，得到了多数队员的支持。一踏上重返泄湖镇的土地，内心的喜悦立刻飞向了陈家窝。

7月16日，我们分成两个小组，第一组在陈家窝外围考